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始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心理學概論 王國維譯

是書爲丹麥海甫定原著海甯王靜庵先生繙譯先生之著述久爲學界推重固勿庸贅述方今各優級師範次第設立坊間所有刊行之心理學未有合優級教科之用者是書都十萬言陳義精深作優級師範教科書可作初級師範參考書亦可每部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田 吳 焯 譯

教 育 心 理 學

三 角 五 分

教育程度必以心理爲衡否則躐等以幾必傷學者之腦力求益反損我國教育近始萌芽各學堂學科程度亟待參酌故斯學尤關緊要是書著者自序謂力求平易便於自修不特可爲師範學堂之用卽從事教育者亦不可不讀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

晉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

楚漢間司馬氏為殷王孫河內漢以其地為郡王孫因家焉自平十

三世為晉國既建 誰立世子何曾以帝髮委地 高祖懿 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遂定

帝由太子

文帝以晉為太子事見前

嗣為王遂代

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庚子〕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

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

此稀歸之舟 陽注見前

浦名注

攻吳鎮戍所向皆

克二月王濬唐彬攻丹陽

此稀歸之舟 陽注見前

破之

吳人于江磯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鎖長丈餘暗置水中逆拒舟艦濬

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鎖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數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

遂克西陵荆

門夷道

見前

杜預向江陵遣牙門周旨等夜濟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

火巴山

在荊州府松滋縣西南山北有巴復村故名

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

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

詔而綏撫之會詔濬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

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衆軍會議

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為

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

吳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亡且夕

理書何之中燒所數不摧樓安固勝有親孫

可待而庸
儒者且謂
宜俟來冬
若非預力
排羣議為
之主持王
潘雖勇略
必為王渾
所掣肘安
能順流東
下成功克
日乎武帝
令潘受渾
節專任將
不專幾至
債事杜預
徑造建業
之計實為
扼要不愧
平吳首功

舟師之利
全在運轉
迅捷陶潘
稱大船可
克敵是所
謂特衆勝
寡怯懦之
流耳

沈瑩

太丹陽太守

諸葛

詔字仲思

魏諸葛

等率二萬衆

渡江迎戰

大敗

靚走

悌及瑩

李皆被殺

先是

與戰不幸而敗

瑩曰上流諸軍

素無戒備

水軍必至此

宜畜力以待之

今若渡江

猶可決戰

苟其喪敗

同死

史周渡戰

所復恨若

坐待蜀兵之至

恐士衆散盡

君臣俱降

無復一人

死難者

不亦尊乎

遂渡江

與晉揚州刺

史周渡戰

所復恨若

坐待蜀兵之至

恐士衆散盡

君臣俱降

無復一人

死難者

不亦尊乎

遂渡江

牛渚山名

在今江南

太平府當塗縣西北

其山下突入江

處謂之采石磯

元和志采石

磯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采石磯

南安成人

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

受杜預節度

至建業

受王渾節度

濬至

西陵

預以濬順流長驅

威名已著

不宜受制

遂與書曰

足下既摧其西

藩

便當徑取建業

討累世之逋寇

釋吳人之塗炭

振旅還都

亦曠世之

一事也

濬大悅

表呈預書

及是張悌敗建

指建業

使白王渾

渾曰受詔但屯江北

功來受節度

米之聞也

且明公爲上將

見可而進

豈一一須詔命乎

渾不聽

何憚

盧江人

濬自

不使輕進

且詔令龍驤

受我節度

但當具君舟楫

一時俱濟耳

憚曰龍驤

克萬里之寇

以旣成之

功

功

武昌順流而下

吳遣將軍張象

帥舟師萬人拒之

望旗而降

吳人大懼

吳主嬰

臣岑昏

傾險諛佞

爲百姓患

至是殿中

親近數百人

請誅昏

吳主惶懼

從之

陶潛自武

昌還

謂吳主曰

蜀船皆小

今得二萬兵

乘大船以戰

自足破之

于是合衆

授濬節鉞

未發而潰

陳

時

琅邪王

伧亦臨近境

吳主分遣使者

奉書渾濬

請降

而送璽綬于伧

濬

舟師過三山

在江甯府江甯縣西南

甯字記山

渾遣信要與論事

濬舉軍直指建

業

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是日濬戎卒八萬

方舟百里

鼓譟入于石頭

吳

主皓面縛輿櫬

詣軍門降

濬解縛焚櫬

延請相見

吳自大帝建元

黃武至皓

琅

亡凡四主共五十九年

琅

孫皓意強
數語差以
人意然封
面縛受罪
之暇直坐
亦設此座
取禍待自
此果能為
此語必其
不降死社
稷矣此語
恐非當時
實錄

王渾私意
猜忌動輒
阻撓豈蕭
何發縱指
示可比安
得列為上
功武帝既
知劉頌之
失而不能

邪王伯以皓致印綬于己遣使送皓洛陽

朝延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露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

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使主舉江南而棄之孫皓奔晉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匡之孫為吳夏口督以皓見疑奔晉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

陽門

洛陽城東門名

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

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

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

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

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先是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

帝以為金城太守諸葛觀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妨礙邪王姬家因就見焉觀逃于廟中備見之觀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愧詔以為侍中固辭不受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

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

字惠與蜀郡人

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

與周浚賤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

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至京師與渾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

頌

字子雅廣陵人

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

守

魏代漢改京兆為太守等于列郡

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

鑒別是非
仍優渾爵
邑何以示
大公平

胡質父子
清白自守
尚矣然以
子而問父
以所從來
柄可資談
史風耳正
關不應有
此地初平
反側未靖
北境又多
寇警豈得
高語銷兵

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

君食邑五千戶潛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

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譚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進善也卿旋旆之日角

此關生所以屈廉頗也潘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潛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

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潛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難安忘戰必危乃勸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澧清水以浸田

萬餘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鍾

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欲清水注見前楊曰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逕鍾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卒威為尚書時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常

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

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初威父質為魏州刺史有清操威往省之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止宿中及歸

質賜以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識于何得此絹質曰此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懼耳乃受之威入晉

歷官宰牧嘗賜見帝問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如也質字文德卒于

州判
詔罷州郡兵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乃下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

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

此武帝志
滿淫荒之
漸杜預講
武屯田申
明戌守可
謂識時務

十人

交州牧陶瑱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卑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甯之
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陶

瑛字世瑛丹
陽秣陵人

〔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忘于政

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鹽故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

珧濟字文通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

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其中部大人曰

繼冠涉歸之祖好之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或云慕容氏之始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冠步搖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胡三省曰步搖或云之說慕容臣子附會之辭寇昌黎魏郡晉

在今熱河塔子溝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國魏志正始五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昌黎郡魏置據此則昌黎魏始立縣而復置郡應劭係後漢初平中太守

去正始時已遠注疑有誤至今永平府之昌黎縣乃漢桑縣地遼于此立廣寧縣爲營州治金大定間改名曰昌黎非魏晉昌黎地也馮智舒質實所引誤初鮮卑莫護跋始

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胡三省注在昌黎後慕容氏于此置縣元之北號慕容部三胡

省曰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

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

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

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

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壬〕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字仲雍，東萊掖人。曰：

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

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

有直臣，固為勝之。從殺糾繩豪貴，無所顧忌。中驛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都官

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給漢塗崇以繼代，朝愷作紫綵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論屋以燬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

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不足多恨，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百有其制，奢侈之禍，甚于天災。古者人稱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羊琇字稚舒，泰山陽平人，程衡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鄆人，石崇字季倫，給盈之反，餽也。漢子到反，沃也。步障，所以障蔽者，今之壁障。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

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能後事者？華對

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亮

振帝復欲徵之，統侍側從容謂及鍾會，統曰：會之反，賴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弊，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攜凶逆耳，向今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統嘗言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因屏左右而書曰：陸下謀亂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學中華不勸詞開無情于修釜夸四瑚所
舉特在足統過當理用而蠟誕尺高不
望因晉論儉甚傳必為適新澳已至免
傾文武張壬之傳必為適新澳已至免

夏四月賈充死

綱目書卒今改書

充老病自憂諡傳

去聲

從子模

字思範

曰是非久自

見不可掩也至是死

充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證為世孫曹彰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監博士秦秀曰充恃體溺情以亂大倫

昔鄒養外孫苕公子為後春秋書苕人滅鄒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證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證荒公帝更曰武韓諱字長深南陽堵陽人父壽字德真母賈午充少女也苕人滅鄒見春秋魯襄公六年證

梁傳苕人滅鄒非滅也立異姓以證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

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

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

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于是羣臣

皆切諫

王渾曰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或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迷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

古事經重所在無不為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帝不聽侍中王濟甄德

本姓郭氏魏明帝命為甄黃後黃即與明帝幼

女淑舍葬者

使其妻公主

濟尚帝女常山公主德尚文帝女京兆長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戎

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

乃出濟德

明年正月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庚勇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嬰之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遂舊章矣祭

酒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極諫以為當如博士載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機造議論遂免志官除勇等

名賜齊王備物殊禮庚勇字九臧純之子曹志字九恭臨人

卷三十 晉武皇帝

四

所僧不空死
其說尤為
繆是孟如
是謂舜東
王夷之文
人又當何
如茲特申
明義例舉
凡姦賊不
臣如充與
淵約比者
悉以書死
正書卒之
誤庶萬古
臣致陵夷
不滅乃發
漸以示館
凡以并著
臣而并此
其說于此
寡廉鮮恥
至賈充而
極自憂諡
傳尤為千
古笑談秦
秀之議深
得春秋褒
貶大義私
武乃以私

〔癸卯〕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

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

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至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

血而薨。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薨，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敘漢

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之王太后。臨終亦泣，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

往臨喪，哀慟不已。滿執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殯，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

止而

夏琅邪王伷卒。諡曰武子觀字思祖嗣。觀即元帝之父

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

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初，陳羣為吏部，不能審覈天下

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前事見使銓次等級，吏部憑以補授。行之

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毅嘗上疏請罷之。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羸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

急更子美
蓋謬矣
齊王固賢
然舉國稱
之至令公
主苦留是
何政體晉
武之出攸
亦衆人有
以激之耳

母論中正
九品足爲
弊得之人
以材之柄
甄出朝廷
不議起而
清議成勢
所必成耳
故鄉舉里
選與井田
封建等也
濟帝後官
罵不語官
乃濟對亦
如罵一君
父有君之
乎子之體

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虛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不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善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用。

衛瓘亦言。魏乘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無復懸隔。異上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不報。

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時渾子濟爲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

字長興。汝南西平人。

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

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午〕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未〕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至十年夏始成。

〔申〕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己〕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洛字奕降以為鮮卑都督廆涉歸之子也

先是涉歸死其弟刪篡位既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東遼

鮮卑別部其先有大人曰替回因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替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為字謂君為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為氏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有隙廆請討之朝

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眾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

廆謁見東夷校尉何融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肅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間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融聞之甚慚時宇文氏段氏遼別部

有段日陸眷者以歲饑逐食遼西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遂招誘亡叛其眾漸盛曰徒河段

遠遷于徒河漢縣魏會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在後廆以大棘城為帝顓頊之墟復之青山徙居之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

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

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柬字弘為秦王都督關中瑋字彥為楚王

都督荊州允字欽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于縣帝元康初此江二兩字疑

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字士為長沙王穎字章成都王晏字平吳王

晉惠帝以畢
武帝已畢
孫自解墨
守嫡長之
常談坐忘
遠慮唐祖
宗明太祖
先事皆由
實釀成不
其所以云
其一二也
知

熾即懷

豫章王演

字安

代王孫通

字熙

為廣陵王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過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通

年五歲奉帝器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宜帝故天下咸歸仰之

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

無廢立之志復用王佑

弟

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

氏之偪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

帝為選高選條佐以散騎常侍劉實志行清素命為之

傳實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世爭則

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驚進趨而欲人見讓猶欲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

多往歸之

〔庚〕太熙元年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夏

例大書太熙元年而以惠帝永熙元年分注于下

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

是為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

賈氏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

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

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

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后召華廙

字長駿平

何邵

字敬祖

作詔授駿太尉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

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

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

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

在洛陽縣北

賀善贊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獻各異往往有可觀者然暗于知子納姬賈氏而啓五王之亂故于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爲樂而無深長之思故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

將軍傅祗

字子莊

謂曰未有帝主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

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

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僅于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習卜

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

闇不行久矣今上謙沖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

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

之駿不從

楊濟遣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

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反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

段廣管機密張邵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

太守孫楚

字子荆太原中都人

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

禍至無日矣駿不從

駿辭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吾踰海塞以避之

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辭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遼爲太子

遼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潛和嶠

爲師保拜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瀟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遼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觀卒

諡曰恭

子睿嗣

即元帝考魏書以元帝爲晉將牛金子冒姓司馬爲琅邪王觀嗣晉書元帝紀云宣帝以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深忌牛氏故其將牛金而琅

邪恭王姬夏侯氏兄通小吏牛氏而生帝說互不同故通鑑不採今依考異之例附注于此

孝惠皇帝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初賈

晉禪代之計定于賈充故武帝若此而西晉之亡即賈后啓之天道好還信哉

后爲太子妃常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

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

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爲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預政爲楊駿所抑殿中郎孟觀字淑時勃海東光人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

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

至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字思元琅邪武王子帥殿中四百人討

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關鑾爲賈后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

之不然無以免雖驂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爲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

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

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武帝立楊后璫

上表請免異日同禍事具前可問張華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甯宮復諷羣公奏

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

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

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爲庶

人詣金墉城詔可先是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首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

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敎書謀反大道皆敎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放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

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

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

模從舅郭彰字叔武太原人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繇以諱駿功進爵爲王並預

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字思弘素惡繇屢譖于亮詔免繇官

廢徙帶方注見前于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兄弟雲潘岳擊虞左思牽秀劉與弟琨等皆附于謐號

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譖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擊以國爲氏虞字仲洽長安人左思字太冲臨淄人牽秀字成叔魏率招子劉與字慶孫瑤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

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

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周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爲岐氏勸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

領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

稱瑋命譖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

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